

给 头 脑 的 基 本 储 存

CCTV 教科文行动



CCTV《教科文行动》编写组 编

大师之路

古今中外的文学盛宴

巴金、老舍、冰心、曹禺、李白、杜甫、马克·吐温
泰戈尔、托尔斯泰、苏格拉底、海涅、席勒、歌德
他们经典的作品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以 脑 的 基 本 储 存

大师之路

古今中外的文学盛宴

CCTV《教科文行动》编写组 编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师之路：古今中外的文学盛宴 /CCTV《教科文行动》
编写组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7
(CCTV 教科文行动)
ISBN 978-7-5439-6281-1

I . ① 大… II . ① C… III . ①世界文学—文学史—通俗
读物 IV . ① I10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9240 号

责任编辑：张 树 李 莺
封面设计：樱 桃

大师之路·古今中外的文学盛宴

CCTV《教科文行动》编写组 编

出版发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20004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40×970 1/16

印 张：16

字 数：211 000

版 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39-6281-1

定 价：32.00 元

<http://www.sstlp.com>

教科文行动

给头脑的基本储存

周光召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教科文行动》丛书——给头脑的基本储存

顾问：周光召 赵化勇

编辑委员会

主任：王庚年

副主任：高峰 王进友 缪其浩

委员：冯存礼 王渝生 李栓科 李竞英 杰
王玉清 刘民朝 魏斌 熊文平

编辑部

主任：王进友

副主任：王玉清 张广义

成员：杨利加 董葵 纪淑田 商世伟 吴胜利 陈盛
洪丽娟 贾娟 张学敏 贾冰冰 芦嘉 陈云珍

图书出版策划

高峰 王进友 王玉清 赵炬

图书出版统筹

张广义 吴胜利 商世伟 张树

本册主编：李福成

副主编：聂丛丛

序

王庚年

中央电视台社教节目中心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合作的《教科文行动》丛书出版活动,标志着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借助与兄弟媒体的互动与联系,获得了一个具有品牌效应的传播平台,频道制作、编播的优秀科教文化节目的社会影响力也在此平台上获得了全新的、深层次的扩充。

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的媒体,不仅注重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文艺事业,还十分注重文教事业;不仅注重自身建设,还十分注重与各方面社会力量的合作;不仅注重传媒自身的政治文化使命,也十分注重社会经济属性。

这几个注重,加上多年积淀,就决定了中央电视台是有着深厚文化内涵和文化作为,开放而非封闭、灵活而不僵硬,无论业务还是观念都始终处于前沿的电视媒体。

现在科教频道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合作,就是体现了几个注重,尤其体现了我们的文化作为、文化抱负,也体现了我们的合作理念。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于2001年7月开播,是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应运而生的。3年来,科教频道组织了多次主题突出的大型系列节目制作和播出上的特别编排,在中央电视台已形成了鲜明的频道特色,“教科文行动”的品牌在社会上也获得良好的赞誉。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同志一直关注着科教频道的成长,关注着科教频道的内容,此次通过精心策划、编辑,使电视上一闪即逝的节目,变成可以细读的文字,可以细看的图片,这样,科技、文化、艺术知识的传播就是立体的,深入的,全方位的。所以,双方的合作从文化上看,可以说是善莫大焉。

科教频道是中央电视台宣传“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基地,也是展现国内外优秀电视科教作品的基地。希望我们能以此为出发点,在将来展开更大规模、更高规格、更具影响力的合作。这样,我们同为国家文化事业中的一员,就能够互相借力,共同发展,最终把我们的事业做大做强。

祝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合作成功,祝《教科文行动》丛书的出版获得成功!





目 录

第一章	巴金	001
第二章	冰心	017
第三章	曹禺	033
第四章	老舍	039
第五章	边塞诗	045
第六章	李白	055
第七章	杜甫	065
第八章	白居易	075
第九章	泰戈尔	085
第十章	马克·吐温	103
第十一章	易卜生	123
第十二章	托尔斯泰	137
第十三章	海涅	157
第十四章	歌德	171
第十五章	弗里德里希·席勒	191
第十六章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209
第十七章	永不落幕的古希腊戏剧	225
第十八章	希腊神话与英雄史诗	237



第一章

巴 金

巴金先生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被誉为“一代文学大师”，自1928年公开发表处女作《灭亡》至今，在近七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文学创作。巴金先生崇尚真诚，在他的作品中，很难发现虚伪做作无病呻吟的影子，

有的只是一颗赤诚真挚的心。

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比如像巴金非常崇拜的克鲁泡特金，他的理论就认为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整个欧洲的工业发展，经济上已经达到了非常富裕的地步，如果一旦这个世界上各国的政府都取消，国家都取消，那么，人就可以过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主张，就是要改造社会，要分成几个大时期，首先是大宣传，然后是大破坏。先是大宣传，动员民众，然后就大破坏，把军阀政府全部给它推翻，然后大建设，大家合作，互助，挽着手奔向美好的社会，一个崭新的社会就出现在面前。

巴金先生的朋友，作家、文学评论家陈丹晨先生，也是研究巴金的专家，同我们一起回顾巴老的创作历程。

巴金童年生活的一些情况，对他日后的人生道路，换句话说，对他的文学创作是不是起了一定的影响？

陈丹晨认为，“巴金的童年对他后来一生影响比较大，因为他的家庭是诗礼传家的，文化的氛围比较浓厚，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官宦人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里面好几代四世同堂，人口很多，他祖父做过官，不是很大的官，县官，他的伯伯叔

叔里面也有做官的，他父亲也做过一任

知县。但是这个

家庭除了做官，除了有很多田地以外，它还有文化，就是说家里面文化氛围很浓。

他祖父会写诗，做文

章，他母亲也会做诗，做

文章。母亲从小就教他念诗词。家里面呢，一方面是古代文化底子比较深厚，另外一方面，在当时，20世纪开始的时候，四川有很多留学生，到日本等地去留学，巴金的一



1 923年春天，巴金与三哥即将东下，这是临行前一张全家合影

个大伯、一个叔叔也都是留学生，从这一点看他的家庭又比较开放，文化氛围比较浓厚，但毕竟又是一个封建家庭。”巴金这个人，他比较早慧，就是说从小比较聪明，年纪虽然小，却喜欢动脑子去想事，尤其性格又比较倔强。他们三兄弟，姐妹比较多，可是他母亲最喜欢他，比如说家里面祭祖的时候，他就不愿意，不愿意，他就跑到马房里面去，人家拜祖宗穿戴很整齐，他却躲到阴暗、潮湿的马房里面轿夫的床上去睡觉。



“五四”时期的巴金

“那个时候(他)虽然很小，但是他跟常人有点不大一样，有一点个性，很有自己的见解，而且他喜欢跟那些下人在一起，听他们讲故事。这样，除了他们家庭里的生活以外，他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就是这些贫困的下层人，他听到了很多悲惨的故事，所以到了后来，在他30岁的时候他还说我是在下人中间出来的，所以我应该回到那里去，就是要回到普通的人民那里去。

“比如说还有一件事对他影响非常深，一直到了晚年有时候写文章还提到，比如说他父亲做知县的时候，他就跑到知县老爷坐的那个公案旁边，看父亲审官司，看见那个犯事的人，跪在知县大人面前说话。他父亲平时很慈和，很慈祥的，但这个时候，他看见父亲板着脸，铁青着脸，很凶的样子，把犯事的人拉下去打，打得皮开肉绽，血淋淋的，最后那个挨打的人还要磕头，还要谢大老爷打板子之恩。他就(想)怎么被打的人还去谢那个打的人，他就回去问妈妈，母亲说你还小，还不懂。像这类事他不懂，他解释不通，但是他去想，引起他思索，像这类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五四运动”对巴金是不是有很深的影响？

陈丹晨：“那是影响很大的，因为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巴金15岁，对他来说是一个人生很重要

的起点，因为他自己后来说过好几次，他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让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新世界。‘五四运动’提倡科学、提倡民主，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五四运动’吸收了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想，很多进步思潮，大量地涌入，各种各样的图书刊物都广泛流传，巴金他们家里面买了很多这样的新书报刊回来看，如饥似渴地看，觉得它打开他们的眼界，觉得这里面讲了很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那样的人生道理，太让他们感到一种震动了。在这许多复杂的思想里面、学术里面，他觉得无政府主义大概是比较对他的口味，因为无政府主义当时主张不要打造什么权威，什么权威也不要，政府也不要，警察也不要，他们主张一个理想的社会是自己管自己，自治。‘五四’时期以后有一些先进的人，他们就去实验，他们自己去到一个地方建立一个新村，等于建立一个实验性的一个小社会，看能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不要那种比人高一等的权威机构来管理。因为无政府主义提倡自由，但是不是光讲个人的自由，它讲大众的自由，大家都自由。主张互助，互相帮助，讲正义，讲为别人牺牲。这时，巴金看到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书》和廖亢夫的《夜未央》，这两本书都是无政府主义的。《夜未央》是一个剧本，巴金把它放到枕头边上，看了一遍又一遍，激动得自己又哭又笑。此外，他还把这本书介绍给他的朋友，介绍给他的同学。他是从这些书报，从这些书里面讲的故事，书里面表现的思想，看到了一个新的社会，会跟明天的太阳一起升起，他觉得革命很容易，明天的太阳升起来（革命就能成功），非常天真，一个小孩子的幻梦，他要追求这个梦想。

“他觉得他要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面去追求真理，要追求这样一些梦境中的英雄，这样，他在1923年19岁的时候，离开了老家，到上海、南京，一边上学一边开始结交很多无政府主义的朋友。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城市里面经常有罢工，学潮活动也特别多。此时，无政府主义开始分化，他觉得在中

国还不够，他还要寻找真理，要学更多的东西，这个时候就有了想到法国去的念头。他大哥希望他成家立业，光宗耀祖，走学经济、做生意之路。为了这个事情他跟大哥在通信里发生了争执，很倔强，一定要到法国去，家里没办法，只好顺着他的意思，最后去了法国。

“1927年，美国判处了意大利到美国去工作的两名工人领袖，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被美国政府抓起来，说他们是杀人抢劫犯，把他们判死刑。巴金到法国时，整个法国到处都有无政府主义者在活动，都在声援营救这两个人，他就跟关在监牢里的凡宰第通信。凡宰第在监牢里快判死刑了，他给巴金回了信，一共回了两封信。这两封信后来我把它翻译出来，在大陆发表过的。凡宰第这个人也是很出色的一个人，他自己被判处死刑，还为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写信，写得很长，居然谈的都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谈人类的进化，谈这些东西。他说我看到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死也感到没有什么遗憾了，就是希望无政府这样的大旗你们能够接下去。凡宰第在国际上是有名的人物，这样一个人物给他写信，对他那种精神上的鼓励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他就在收到凡宰第的信的时候，他说这一瞬间我就献身于这个‘安那其主义’事业了，他说我是一个完整的无政府主义者。

“可是他并不想做作家，他并不想去做一个美的创造者，他在文学上实际上有一个政治情结，他在政治上的那种绝望，理想上的绝望，他把这种悲愤的绝望的心理宣泄出来，所以他老是说我有感情必须倾吐，我有爱憎必须宣泄。他这种感情只能通过文学的手段来表达，他无法采取其他的手段表达，他在法国时候就写了部小说《灭亡》，这部小说严格地说也不像小说，它是在情绪非常激动的情写下写下的一些笔记，后来把这些笔记串起来就变成一部小说，在国内发表。发表以后非常地走红，巴金这个名字在文坛上就人人都知道了。

“《灭亡》出来以后引起文坛的注意，大家都说巴金（这个名字）从来没听说过，但是这个小说在当时有一种

冲击的力量，看了以后，好像不是那种四平八稳（的小说），它给你感情上的感染力很大。后来有人问1929年的文学界有什么好作品，有的人说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灭亡》。他本来要做革命者，但是他写了《灭亡》，他没想到自己开始转换角色了。”

巴金老人在法国的生涯并不是很长，不足两年的时间，在这不足两年的时间，在他今后的人生路上起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陈丹晨：“实际上他在法国也没正经上学，在那里看各种各样的书，很自由的，完全是自由主义的，看了大量的书，而且很多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书，看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另外他又结识了无政府主义者，跟无政府主义者来往。这段时间，他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更加升华，他自己更加认定是无政府主义里面的克鲁泡特金主义，因为克鲁泡特金主义跟其他的派别有所不同，它更强调自我的道德完善，更强调道德的理想追求，互助正义，为他人牺牲。这几点是要素，是整个思想的核心。在法国这段时间，他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更加升华，在无政府主义里面认定了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他大量地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书，而且后来继续（翻译），他要出克鲁泡特金的全集，他要把他所有的书都翻译过来，但后来他很快就回国了。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他自己文章里也经常谈到，他很思念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他自己熟悉的这个故土。这个里面呢，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说无政府主义它是反对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认为我们都是工人，无祖国，世界上的工人都是一家人，比较偏激，他连国家都不要的。但是巴老这个人，一方面他早期的文章里也是反对，也是阐述这种主张，就是说我们不要权威，不要政府，不要警察，不要教会，都不要，也不要家庭，他说我离开那个老家，从四川出来的时候，我想甩掉一个阴影，甩掉一个可怕而沉重的阴影，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家的那种很复杂的怀念的东西，他的文章里写到很多。他对自己的祖国也是这样，一方面他曾

说过，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他对祖国的情结，始终是抹不开的。到了后来抗战的时候，对日本侵略他写了很多诗与文章进行批判。别人说你不是无政府主义吗，你怎么帮着国家说话呢？他说我比平时讲爱国的那些人还要爱国。”

法国的经历，具体地说巴金的处女作《灭亡》的问世是他老人家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他从一个追求真理的革命者，变成了一名作家，但是无论怎么样改变，他的故土情结一直是逾越不了的鸿沟。在巴金的很多作品中，都体现出了他对祖国的依恋之情，就像他的作品《中国人》所描述的那样。

每一位作家在创作和发表自己的作品中都包含着自己的心路历程，都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的东西，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都觉得巴老的《家》是以自己的家族为基础塑造的人物，陈先生作为巴老的挚友，同时又是研究巴老的专家，对这个问题如何解释？

陈丹晨：“我想

这个历来大家都

这样看，《家》

写的是巴金

自己的老家。

但是最近一

段时间，也有

人说里面很多

故事人物是没有

的，生活里面找不到

的，他写的场面，很多很大的场面，包括他家里很大的花园、很大的湖等等，在成都都找不到的。我想文学作品一般的规律都是这样，它都是进行一些加工，既有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感受，但同时也有作家自己的想像，自己的虚构创造，这两种东西结合得好才可能成为成功的艺术作品。如果光是跟生活里面一模一样，这样写可能不一定能成为好作品。像《家》的创作，开始



年轻的巴金，
意气风发，
是无政府主义的
信徒

应该说是写他的老家，而且把这个创作意图跟他大哥也交换了意见，甚至于他跟大哥说我写了以后给你看。可是他写的时候是在报纸里面连载的，一边写一边在报纸上发表，结果等到报纸发表的头一天，他得到了一个电报，说他大哥自杀了，因为他大哥做生意嘛，其中一次投机失败了，欠了很多债自杀了。这个对他打击很大，本来他写出来要给大哥看，结果看不到了。这说明创作的开始，他就是写他家里面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确实从他《家》里面写的兄弟三个人觉新、觉民、觉慧身上，找到他们家三兄弟的影子。虽然艺术来自于生活，但是还要高于生活。他还是有自己的艺术创造，他把自己经历的更多生活的经验概括到作品里面去。比如说里面讲到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就是觉慧跟鸣凤的恋爱，有人后来也问过巴金，您年轻的时候在老家是不是有个鸣凤，他说我根本没有这个鸣凤，没有这个人物，但是他们家亲戚里面有这么一个丫头，有过一个，他听到过这么一个故事，吸收进来，经过他的艺术创造，改成这么一个故事。”

《家》在当时发表的时候社会反响是怎么样的？

陈丹晨：“《家》发表的时候，巴金已经成名了，但是从他的《灭亡》开始，特别是《家》发表以后，青年读者可以说是如痴如狂地读他的作品。青年人给他写信，觉得读了他的作品所产生的那种感染鼓舞非常大。而最重要的就是青年人在当时的社会也很苦闷，‘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是还看不到社会的出路在哪儿，青年人很苦闷，巴金的这本书，等于把他们的心点燃起来，燃烧起来了。哦，可以像觉慧这样的，可以反抗，走出家庭去寻找革命的路。对于那些正在追求自己生活道路的年轻人来说，像一把火扔在干枯的心里燃烧起来了，所以在当时他的作品可以说是风靡文坛了。很多青年人受到鼓舞真的是走出家庭，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的时候，很多人看了巴金的书以后走出家庭投身到抗日运动里面去。从延安来说，我自己就听原文化部副部长荒煤讲，他在延安的时候接触了很多年

轻人，都不是看了马列主义跑到延安去的，而是看了巴金的书到延安去的，并不是说巴金叫他到延安去，巴金叫他去创造一个新社会，要去做对人家有益的事，要去创造一个就是他所讲的小孩子的梦，就是要有一个新社会，使人人都能善良，每个人都有饭吃，每个人都有爱。那么这样的理想，哪里有呢？到什么地方可以创造这样的社会呢？到延安去。很多人从巴金的作品中找到了革命的依据和动力，受到了鼓舞，得到了一种力量，这个力量让他去反抗旧家庭，走出这个家庭小圈子，去投身到人民群众当中去。”

人们提到《家》，会想到巴老，提到巴老会想到《家》，怎样理解《家》在人们心目中的这种地位呢？

陈丹晨：“从1929年发表《灭亡》，一直到1949年，在这20年的时间里巴金写了七十多个短篇，十几部长篇，还有很多中篇，整个小说、散文加在一起，差不多有三四百万字，但是这些作品里面有一些后期譬如大家现在很推崇的《寒夜》，在艺术上可能更有创造性，更有独特性，但是对于巴金来说，我觉得他的代表作是《家》。《家》发表在1931年，离开‘五四运动’已经十几年了，这期间出现了鲁迅、郭沫若等著名作家，但长篇小说还没有出现。在这之前，文学史上提到的、有一定地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叶圣陶的《倪焕之》，1929年发表。茅盾的《子夜》是1933年发表，巴金的《家》是1931年发表，等于是第二部长篇小说。《家》里面所表现的家族史，写两代人的矛盾冲突，写个性解放，写追求民主自由，呼唤人性，表现人道主义等都是‘五四运动’所鼓吹宣传的新思想，在文学层面反映出来，通过艺术的形象表现出来，在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巴金的文学地位，是因为《家》这部作品奠定的。”

从巴金《家》这部作品中，能否看到他的一段爱情故事呢？

陈丹晨：“《家》里面讲到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就是觉慧跟鸣凤的恋爱，后来有人问过巴金，您年轻的时候在老

家是不是有个鸣凤，他说我根本没有这个鸣凤。他的爱情生活，是跟他的思想连在一起的，就是说，他不谈恋爱，因为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他要搞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就是有一种像那种苦行僧的味道，他就连恋爱都不谈。他认识他的太太萧珊时已经32岁了，也就是1936年的时候，他从家乡出来，1923年到1936年这中间有13年的时间，这13年时间里，他没谈恋爱。”

巴金和萧珊是自由恋爱还是包办？

陈丹晨：“自由恋爱。他怎么会自由恋爱呢？我觉得这是个时间关系，那一段时间不能说他是准备独身主义，我就是这辈子不结婚了，还不能这么讲，但至少他有独身主义倾向。他在信奉无政府主义，狂热地宣传参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时候，他真的是想献身革命，把一切都献出去，所以他不谈恋爱，更不要说结婚了。但是到后来他变成作家以后，他就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家、革命家了。这个时候，他就不过分坚持原来的信念，而且，萧珊是他的一个读者，给他写信，就这样认识的。萧珊跟他来往很多，除了到他的出版社去看他，

有的时候还到他的家里去，给他整理整理家务，照顾他的生活，两人慢慢有了感情，1944年结的婚，也就是说结婚5年以后新中国成立。”



中年巴金



巴金和妻子萧珊

1949年之后巴金的文学创作情况是怎样呢？

陈丹晨：“1949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可以说对中国